

泼辣的“勤礼婆”

所谓“勤礼婆”即是乾体婆，因“乾体”与“勤礼”谐音，久而久之，乾体婆被称作“勤礼婆”，是乾体妇女中支撑家庭经济的主要劳动者。从清末、民国至解放初，每当从北海运海鲜到乾体的货船，因受潮汐影响不能靠泊乾体大庙前方的码头时，就有相当一部分的一批批“勤礼婆”到几十华里外北海地角等周边渔村，购买刚捕得的鲜鱼，装满各自带去的“疏眼篮”，挑起沉甸甸的鱼担，赤着脚一口气挑回乾体大庙前的市场，转手卖给别的“勤礼婆”挑到合浦县城，或更远的石康、常乐、石湾等乡镇去贩卖。甚至有些“勤礼婆”在怀孕期间也是这样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，有一将要分娩的“勤礼婆”挑鱼到合浦卖，卖完鱼返乾体途中一老地名叫“屋街水”的小溪时，突然产下一个男孩，她用牙咬断脐带后，脱下外套把婴儿包好放在鱼箩里挑回乾体。“走鲜水”是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。她们只有使鱼货还保持新鲜，才能卖个好价钱。又因渔民捕鱼受潮水期的影响，鲜鱼上岸有时在白天，有时在晚上，她们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夜以继日地为生计而奔波。

清末民初，钦州有位姓陈的秀才，据说他原来是扫街的，后来考取秀才，于是人们称他“扫街陈”。一次他到乾江采风，写了一首反映“勤礼婆”辛勤劳作的题为《乾江乡》的竹枝词：“夜半船归曲岸边，人人争下买新鲜（即买鲜鱼，下同）。浑如数万军声震，震起眠人不复眠。//晨挑鲜水（鲜鱼）往奔尘，本是冲人反闹（骂）人。道是农家肩重担，那知碍道却怨嗔。//卖罢鱼归月满坡，三三五五影婆娑。中途共话生涯好，米价虽昂利士（意为赚钱）多。”这首词后被“扫街陈”的好友——老乾体刘毓亨抄录而保存下来。这是一首反映从北海运鲜鱼的货船到达乾体码头时，“勤礼婆”争先恐后下去买鲜鱼，因买鱼人多，嘈杂的人声“浑如数万军声震”的热闹景象，也反映了她们挑起鱼担时疾步如飞而造成“冲人”的矛盾。尽管她们常年披星戴月地艰苦劳作，但因“利士多”而对生

活充满了乐观的情绪。

在旧中国，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，尤其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。“勤礼婆”在日常买卖或生活中，总免不了受到恶人或官差的欺负。这时她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经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奋起抗争。如若有人在路上见到“勤礼婆”，以为她们好欺负而“对他们讪笑，或加以非礼，那将会大倒其运，乾江（即乾体，下同）妇女中只要一人倡呼，所有同行便都会拿起担竿，使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（苏立桢的《乾江述古》）”。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，市面银毫贬值，衙门官兵用银毫强买“勤礼婆”的鱼虾，于是她们一起罢市，“不挑运鱼虾海鲜到廉城贩卖，以致廉城人民日食无鲜……迫于乾江渔妇的抵制，以及群众的压力，不得不就范，以铜元交易，市场才得恢复”（苏立桢的《乾江述古》）。

解放后，由于运输业的飞速发展，“勤礼婆”用肩挑鲜鱼买卖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。人们再也看不到她们“晨挑鲜水往奔尘”那种干活泼辣的身影。只有在“扫街陈”的竹枝词和苏立桢先生的遗著中，了解往昔“勤礼婆”刻苦耐劳、团结勇敢的性格，以及她们为家乡及廉城居民及时供应海鲜所作的重要贡献。



披星戴月艰苦劳作的“勤礼婆”